



## 老伴的“三件套”

□作者:钱国宏



“一生中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成为一道持久的风景/绚丽着诗意的黄昏……”这是在全家庆祝老伴光荣退休的“庆典仪式”上,我即兴写给她的一首诗。

30多年前,我和老伴经人介绍,牵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岁月倥偬,人事更迭,很多记忆都随着时间的大潮漾远了,而有关她的三样东西却让我终生难忘——

一是她的手。老伴的手自从结婚后,便从细嫩、白皙变成了粗糙、褶皱——那是艰辛的日子留下的印痕。我和老伴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家在农村,我俩的工资连赡养双方四位老人都“将打将”,所以日子过得很拮据。穷则思变,蜜月尚未度完,她就和我扛着长镰到甸子上去割草,然后喂牛、养猪。同时,她还家里养起了鸡鸭鹅。我们俩早上天刚蒙蒙亮就得爬起来,割草、剥菜、剥菜、剥草、煮猪食……弄完这一切后,才匆匆忙忙骑上车子去上班。有时,连吃早饭的时间都没有,只好在上班途中啃“饽饽”。晚上下班回到家,再把早晨的所有“工序”重复做一遍,直到华灯初上了,才能上炕喝碗粥。日子虽然过得忙碌而清苦,可老伴从未说过一句抱怨的话。后来,我调到了报社,经常外出采访,有时赶上重大采访活动,几天几夜不能回家,一切家务包括双方老人的生活起居,都压在我老伴的肩上……老伴的手便为那些车载斗量、数不清的繁忙日子,刻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二是她的短信。我从报社调到电视台后,外出采访更是成了家常便饭,有时一连几周在外奔波。老伴在家十分牵挂我,不论我在尘土飞扬的黄土高原,还是在潮湿闷热的四川盆地,几乎天天都能收到她发给我的手机短信。她发来的短信没有一句漂亮话,更绝少诸如“爱你”“吻你”之类的时髦语言,总是寥寥数语,却是言简意赅,

无所不包。如:“上火车要留心小偷”“尽量让台里年长的同志睡下铺”“兜里揣瓶水,山上买不到”“到外地采访进门要脱鞋,问话要讲礼貌”“要尊重少数民族风俗”等等。这些看似平淡的短信,让我时时感到有一股春天般的温暖在全方位地包裹着我,我就在这种既遥远又近切的牵挂和叮咛中愉快而高质量地完成了一项项采访任务,赢得了台里台外的一致赞誉。那年秋天,我在吉林长白山上拍枫叶。在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诗一样的天地里,我收到了她从数千里之外发来的短信:“明天就是你的生日了,记得买几瓶啤酒,和同事乐呵乐呵!”深秋的山风吹得人眼里干涩干涩的,可当我把这条短信读给同事们听时,大家眼里却都涌起了浪潮……虽然我们身在异地他乡,却分明有一个个永恒不变、温暖如春的港湾,在数千里之外

翘首盼望我们早日归航啊!

三是她的脸。老伴的脸婚前写满了羞涩,婚后却写满了刚强。结婚后,家里先后经历了家属房失火、老父亲右腿骨折、岳母做心脏手术、生儿子难产等一系列变故和考验。可是,每一道难关她都硬撑着挺了过来。为了给老父亲凑齐医疗费用,她拖着四个月的身孕,在假期里到村外的山岗上拌泥打土坯卖钱。一个弱女子在炎炎烈日下,整整打了3000多块土坯,当拉土坯的马车赶上岗子时,老伴眼一黑,一头扎在蒿草中……每每想起当年的往事,老父亲总是不住地唏嘘:“万里挑一的好儿媳啊!”岁月,剥去了老伴脸上的芳华和细腻,但却给了她一张饱经风霜的脸——那是我见过的世上最美的脸啊!

前不久,刚刚退休的老伴因过度劳累而住进了医院。我坐在病榻旁,

端详着头发白多黑少、面色苍白的她,心里真是感慨万千:我和老伴没有过花前月下、海誓山盟,更没有过卿卿我我的相偎相依,我们就是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了几十年,平平淡淡地打理着生命中的每一个晨昏。虽然聚少离多,但两颗心却从来没有分开过,更没有感到一时一刻的孤独、寒冷和寂寞!

老伴太累了,睡得那么香!望着她安详的睡姿,我真想大声告诉她:老伴啊,从明天开始,我要把一生中欠你的所有浪漫连本带息地全部补上!我们一起去看看宽阔无边的大海,一起去赏摇曳多姿的椰林,一起去往陕北的窑洞,一起去爬八达岭的长城,一起去尝尝天津的狗不理,一起去品北京的烤鸭……然后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优雅地老成人生旅途中的一道意蕴隽永、永不凋谢的风景!

## 茄子也是当家菜



□作者:马亚伟

以前我对茄子没什么好印象。它的外皮黑紫油亮,圆茄圆头圆脑,长茄歪着一张长脸,看上去呆呆笨笨的,没有半点灵气。当然,茄子是用来吃的,味道才是最重要的。可茄子的味道实在难以恭维,生吃的话青涩中带点苦味,完全不像黄瓜、西红柿之类的可以当水果吃。做菜的话更加乏善可陈,火候大了软烂如泥,毫无口感和滋味;火候小了如嚼棉絮,既无瓜类蔬菜的脆爽,又无绿叶菜类蔬菜的清香。

有一次听人说茄子又叫“落苏”,我忽然间“嗤”地笑出了声。落落苏,落落苏,多么古雅诗意啊,茄子哪里配得上这么美好浪漫的名字?这就好像是一个俗不可耐的人,为自己取了个诗情画意的网名,很是名不副实,让人大跌眼镜。还是“茄子”这种粗放又呆气的名字名副其实。总之,我不喜欢吃茄子,也不喜欢茄子的一切。如同讨厌一个人,讨厌他的全部。

直到去年,母亲在菜园里种了满园子茄子。看着茄子一个个鼓圆了脸,得意地在菜园里炫耀丰收,我皱着眉头对母亲说:“妈,您也知道,我最不喜欢吃茄子。小时候吃您做的拌茄泥,都吃伤了!”母亲低头摘着茄子,笑着说:“你小时候吃的拌茄泥没滋没味的,能好吃得了吗?现在不同了,各种调料应有尽有,网上还有各种做菜方法,茄子也能七十二变,能做出好多道菜呢。这阵咱就把茄子当成当家菜了,放心吧,我会让茄子变出不同的口味,保证你吃都吃不够!”

接下来,母亲开启了她的茄子美食大制作。先是一道最简单的烧茄子,就是把茄子去皮后切成小块,放入油锅里炒,待到炒到色泽金黄、茄肉柔软之时,把调好的料汁一股脑放进去,拌匀之后即可出锅。这

道菜关键在于调料的调制,油、盐、酱、醋、白糖、香油、蒜末,一样都不能少。因为调料足够丰富,搭配足够合理,烧茄子的味道还算不错,我勉强能接受。

茄子天天有,顿顿不能少,关键是让它“七十二变”,吃出不同的口味来。用茄子做饺子馅倒是个好方法,把茄子去皮擦成细丝,然后用盐杀出水分,挤干后做馅料。茄子最好是跟猪肉搭配,猪肉馅要多多放。如今生活好了,不像从前只有过年才吃得上猪肉。茄子猪肉馅饺子还真好吃,猪肉为茄子增香,茄子让猪肉解腻,两者搭配足够美味。茄子猪肉馅饺子,我吃了满满一大碗。

这只是我家吃茄子的序曲,紧接着母亲的“茄子大戏”陆续上演。她从网上学到很多茄子的做法,炸茄盒,肉末茄子,鱼香茄子,火腿烧茄子,多种多样,真可谓“七十二变”。我发现茄子这种蔬菜很百搭,它不像苦瓜那样,跟任何菜炒在一起都保持自己的本味,被誉为“君子菜”。如果苦瓜是蔬菜中有品格的菜,那么茄子算是性格圆融的菜了。它跟别的菜一起做,会达到完美相容的效果,彼此取长补短,彼此互相成就,呈现出最美的味道。茄子的优势,大概就在于此,所以才会有那么多“茄子菜”。而且茄子的营养价值也特别丰富,可以降低胆固醇,对慢性胃炎还有一定的辅助治疗效果。

原来,茄子真的可以做当家菜。这个时代,我们的餐桌越来越丰富,茄子也呈现出越来越丰富的口味,让我对茄子有了全新的认识。其实很多事物都是如此,你排斥它,是因为没有找到通向它的路径。一旦你足够了解它了,它会给你全新的美好体验。



金色年华 盛利者摄

## 水多油少

□作者:郭华悦

《中庸》里有句话,说见水与油,而得君子小人之情状。大意是说,君子如水,小人如油,水浊油混,故君子与小人不相容也。

就个人理解而言,这话难免只见其一,不见其二。身而为人,大多集油与水于一身,只是多少有别而已。那么一个人的身上,该有多少水,又该有多少油?

水,性凉,质白,恰如君子淡如水。一个人身上的水性,大多随着时间推移而渐减。初生之犊,眼中纯净,所见的世界也至真至纯。此时,水至多,油极少。后来,人世渐深。出淤泥而不染者少,入染缸而近墨者黑多。渐渐地,水

少,油多。

油,性滑,质浊,味浓,恰如小人之性。谁又是天生如此的呢?从一开始的不染烟火,到后来一路摸爬滚打,风霜雨雪历尽,身上的油也越来越多。到了最后,外表油头滑面,内里满腹油腻,油多而水极少。

水与油,质迥异,但若如《中庸》中所言,“必至搏击而不相容”,结果却往往与初衷背道而驰。

一个纯粹如水的人,固然有才有质,但缺少了油的润滑,满腹才智也难有施展的机会。怀才而不遇,有时便是一味求水而无油的结果。反之,左右逢

源八面玲珑的油腻,固然能得来许多机会,但若是腹中空空,多油却少水,哪怕机会到了眼前也无力抓住。

水油虽质异,但若要做一碗汤,清水油油都不可或缺。

纷纭俗世如一碗汤,各种调料都得学会相容;人心复杂亦如一碗汤,酸甜苦辣都得尝尽。清水与油,在一个锅里翻滚,才能成就一碗汤。一个人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在于怎么调和自己身上油与水的成分?

水多,是前提。再有门路的人,若不能以水为底质,绚烂的光景也只能是昙花一现,难以长久。打铁还得自身

硬,水是一个人的底气,也是条条大道前,能将一个人载至罗马的工具。可水再多,也少不得适量的油。俗世中,有君子,就有小人。一个人的身上,也难免有好坏夹杂的油水交融。少油,才能磨去水至清造就的种种棱角,让前行的道路上少点荆棘,多点坦荡。

那么,水与油多少才算合适呢?一个人身上,水总归要多一点,但再多也不过七八分。这是一个人的底气,也是立足于世的根本。油,当然要少一点,但再少也不能少于两三分。七八分水,两三分油,人生路上也就兼容了才智与世故。



## 时光悠悠 灯火暖暖

□作者:王阿丽

近几年,母亲的耳朵越来越背,每次与母亲打电话、视频聊天时,总是我说东,她偏偏听成西,由此闹出了不少笑话。因此,我很想帮她买个助听器,可她老是拒绝。于是,忙完自己的家事,傍晚时抽空去母亲家转转,三天一长坐,两天一小坐,便成了日常。

柔和的灯光下,母亲拿出一袋袋蔬菜种子,有黄瓜、西红柿、苦瓜、紫茄等,母亲说:“今天我翻了地,买了些种子。”“妈,你咋不打电话给我,让我来和你一起翻地?”还有啊,这些种子我可以帮你去买的,你这腿伤刚好。”我大声地对母亲说。母亲盯着我的嘴唇看,大概听懂了我的意思:“不用,这些活我还干得来的!”接着,母亲又拿出一个白色的小塑料袋,神秘地递给我:“猜猜这是什么种子?”透过塑料袋可以看到芝麻大小的黑色种子,“这可难不倒我,是苋菜种子!”

我自豪地瞥了一眼母亲。“哈哈,这是鸡冠花种子,你小时候就喜欢的,那时,老家院子里篱笆旁长着呢!记得那个夏天,一只鸡从鸡圈里飞出来,啄坏了鸡冠花,你哭着拾起啄落的碎花,非让我用针线把那朵花重新缝补起来!”母亲就这样絮絮叨叨把我带回了童年。

有时,和母亲聊天时,我也会帮她捶捶背。我对母亲说:“你和爸爸平时可以互相拍拍背,活动一下筋骨。”“才不指望他呢!今天上午我做饭时,让他去院子里掐点葱,他说要等把排球赛看完,把我气得。事后,还问我,下辈子还嫁不嫁给他?”我以为母亲会接着说“下辈子肯定不嫁给他”这句话。没想到母亲接着说:“嫁,下辈子也嫁!你爸有心脏病,又长着个实心肚脐眼儿,我可不敢拿话气他,我得先和他把这辈子过好。他不就是喜欢看个球赛吗?”“我妈就是与众

不同,不愧是当过老师的!”我拍了拍母亲的肩。“哈哈,跟你聊天心里怎么就这么舒服呢!”母亲转过身,握住了我的手。

有天晚上,我到母亲家时,母亲刚好蒸了一些包子。“我正要让你爸给你打电话呢!你这是几里外就闻到了香味?”母亲说笑着挪过椅子。“我鼻子灵啊,你忘了?”我打趣道。“吃完后,挑几个包子给隔壁李奶奶送去,记住,挑个儿大的,没有破皮的。”母亲叮嘱道。“知道啦,送别人东西,要给最好的!从小就听你这样教育我们。”我答应着。“可不是吗?我很小的时候,你外婆就这样教导我们,送蔬菜给邻居挑新鲜的,送红薯给别人挑个没有虫眼的,你外婆说这是对别人的珍视。”母亲的家风伴着暖暖的灯光氤氲开来……

母女闲坐,灯火可亲。家长里短,古往今来,家家家风,友情爱情,积善积德

等话题无所不及。时光悠悠,灯火暖暖,那一刻,我也读懂了母亲:母亲拒绝佩戴助听器,电波传递的声音终究是少了些情感的互动,一种感觉不到的温暖。花点时间和母亲在一起,让生活的日常多一些温馨的气息、亲情的味道静静地流淌,这感觉真好!



望春 周文静/摄